



Classic Collections of Foreign Poetry

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

纪伯伦诗选

Kahlil Gibran

柳鸣九◎主编

伊宏◎编选

伊洁 伊静 等◎译

纪伯伦诗选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伯伦诗选 / 伊宏编选; 伊洁, 伊静译.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11
(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 / 柳鸣九主编)
ISBN 978-7-5387-3875-9

I. ①纪… II. ①伊… ②伊… ③伊… III. ①散文诗 - 诗集 - 黎巴嫩 - 现代
IV. ①I37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0858 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陈秋旭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纪伯伦诗选

(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

伊宏编选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字数 / 165 千字 印张 / 18
版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35.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高扬热情之帆 稳操理性之舵（序）

伊 宏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诗人，但真正的诗人却显得太少。

真正的诗人是能够超越种族和国界的诗人，是可以冲破不同语言屏障的诗人，是能够与时间较量的诗人。

真正的诗人是不死的，他的作品是不朽的。

纪伯伦可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逝世虽然已经八十年，但他的名字非但没有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相反变得越来越响亮；他的作品在东西方有了越来越多的译本和读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被誉为“精品”，乃至“经典”。

纪伯伦 1883 年 1 月 6 日出生在黎巴嫩北部山乡贝什里，1931 年 4 月 10 日逝世于美国纽约。

—

纪伯伦的生命轨迹，前期比较曲折，后期相对平稳。十二岁前是在阿拉伯文化的熏陶中度过的，包括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因为他的家庭属于占黎巴嫩人口半数的基督教马

龙派信仰，而周围的文化主流又倾向于伊斯兰教。1895年，由于父亲导致的家庭败落，迫使他和兄妹们随母亲加入移民大军，来到美国的波士顿。他进入了移民子弟小学，开始接触英语和美国文化。1898年他被送回祖国，在贝鲁特希克玛（睿智）学院正规学习传统阿拉伯文化。1901年他得到小妹病故的消息，赶回波士顿。紧接着，同母异父的哥哥和他们的慈母也相继病逝，纪伯伦经受了最艰辛的生活考验。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纪伯伦靠绘画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他从小喜欢绘画，到美国后被老师发现了艺术才能，被推荐给波士顿文化界颇有名气的艺术人士戴伊先生，经此先生鼓励和帮助，他开始从事图书插图和装帧，生活稍稍稳定。

1904年他举办首次个人画展，结识了一位欣赏他画作的女校校长，比他大十岁的玛丽·哈斯凯尔小姐。这次邂逅对纪伯伦的未来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获得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支持，并与玛丽建立起超越爱情的终生友谊。1908年在玛丽的赞助下，纪伯伦载欣载奔来到艺术之都巴黎，在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几年里他的画风更加成熟，与此同时，他贪婪地吸收着欧洲文明和文化的优秀成果，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到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

早在贝鲁特学习期间，他已经开始写作，不断在学校校刊上发表诗文。青少年时代他一直在观察和记录生活，1903年到1908年他已出版和发表了数十篇散文诗，这些作品后来

以《泪与笑》(1913)为书名正式出版,不过他认为那些诗文是他“不成熟的果实”。

在赴欧学习的前后,他的创作集中在小说方面,他相继出版了《草原新娘》(1906)和《叛逆的灵魂》(1907)两个短篇小说集。1911年又发表了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小说矛头直指专制统治、虚伪教会、腐朽传统,同时歌颂爱情,同情妇女和穷苦人,支持奋起反抗的“疯癫者”和“叛逆者”,呼唤自由和觉醒,有控诉,有揭露,有抗辩,有哀叹,呈现出一种批判性的浪漫主义风格,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称得上是阿拉伯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小说发轫期的代表作。

1910年10月纪伯伦回到波士顿,次年4月迁居艺术文化中心纽约,入住格林威治村西十街51号一座艺术家公寓。从此他的生命轨迹变得相对比较平直了。

1920年,纪伯伦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颇有成就的阿拉伯侨民文学家。当年4月,他们正式组成第一个阿拉伯海外文学团体——“笔会”,纪伯伦当选为会长。在纪伯伦绘制的会徽上有这样一句话:“上帝(真主)在地下埋有宝藏,诗人的唇舌便是钥匙。”这个团体的成员大多来自当时的大叙利亚地区,所以曾被称为“叙美派”,现在这个名称已被意义更为确切的“阿拉伯旅美派文学”所代替。这个文学派别和阿拉伯本土的“笛旺派”遥相呼应,成为推动阿拉伯文学复兴的重要力量,而纪伯伦成为了这个运动的一个狂飙突击手。

从迁居美国之后，整整二十年，纪伯伦再也没有离开过美国。但他心中始终惦念着东方，惦念着故乡，他甚至多次准备成行，但考虑到“在同胞中的孤独可能更甚”，终于放弃。他返回祖国的愿望是在他逝世后才实现的。1931年8月他的遗体被护送回黎巴嫩，安葬于贝什里的圣徒谢尔基斯修道院内。如今那里成了纪伯伦博物馆。1994年笔者应邀访问黎巴嫩时，曾有幸到那里参观访问。

纪伯伦的文学艺术遗产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学作品，一类是绘画。他的文学作品也分为两类，一类是用阿拉伯文出版的，一类是用英文出版的。

纪伯伦用阿拉伯文发表的作品有艺术性散文或散文诗《音乐短章》(1905)、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1906)和《叛逆的灵魂》(1907)、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1911)、散文诗集《泪与笑》(1913)、长诗《行列》(1919)、诗文集《珍趣篇》(1923)、散文和散文诗集《暴风集》(1920)。

他用英文发表的作品有散文诗集《疯人——他的寓言和诗歌》(1918)、《先驱者》(1920)、《先知》(1923)、《沙与沫》(1926)、《人子耶稣》(1928)、诗剧《大地之神》(1931)，以及散文诗集《流浪者》(1932)和《先知园》(1933)。最后两部集子是在他逝世后出版的。

纪伯伦的文学类遗产中还有一批内容丰富又具有文学和史料价值的书信，其中给终生挚友玛丽·哈斯凯尔和从未见

过面的爱人、女作家梅娅·齐娅黛的爱情书信及给著名作家努埃曼等人的文学书简最为珍贵。

纪伯伦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画家。文学和绘画是他驰骋文学艺术天空的一对翅膀。他一生共创作约 700 多幅绘画作品,包括油画、风景、肖像、水彩画、素描、炭铅画等。这些画作有不少成为他的诗歌集的插画,与他的诗歌相交辉映,百为诠释,对了解纪伯伦的思想有极大的价值。

纪伯伦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被称为“艺术家诗人”或“诗人艺术家”。他通过诗歌与绘画熔铸出独特的生命哲学,所以又被誉为“思想家”、“哲人”。

二

这本《纪伯伦诗选》,与以往的一些选集不同,既收入了他的散文诗,也收入了他的一些韵诗,希望较全面地反映出他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从而也有助于改变纪伯伦只是个散文诗诗人的片面认识。

纪伯伦的呕心沥血之作先是《先知》,这部散文诗集被公认为他最优美、最深刻的作品。正是这部力作,给他带来了世界性声誉,让他当之无愧地置身于二十世纪杰出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之列。

诗人本身也极珍惜这部作品,他称《先知》是他“精神孕育的最好婴儿”,是他的“第二次降生,第一次洗礼”,是他“思

考了一千年”的作品。

《先知》是一位严肃的作者，以严肃的态度，为严肃的读者进行严肃的思考，而写下的一部严肃的作品。读过《先知》的人，大概都会有类似的感觉和体认。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充满睿智和挚爱的东方哲人形象，并通过这位智者之口，全面而艺术地阐述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和社会理想。

艾勒－穆斯塔法滞留异域十二载，终于盼来了重返故里的日子，内心的喜悦伴随着离去的伤感。人们前来相送，请他“言说真理”，披露他所知道的“生与死之间的一切”送行者向他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他一一作答。他谈到了爱与憎、美与丑、情与理、哀与乐、罪与罚、给与取、劳与逸、善与恶、生与死等问题，几乎涵盖了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

纪伯伦曾经说过，他写《先知》是要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他的探讨是全方位的，他的视角是独特的，他的语言是温蔼的，他的见解是新颖的。例如谈到婚姻和爱情时说：

“彼此相爱，但不要让爱成为束缚。”

“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

谈到友谊时提到：

“你的朋友是对你需求的回答”，“只在你想消磨时光时才去寻找的朋友，难道还是朋友？”

谈到孩子时提出：

“尽管他们在你们身边，却并不属于你们……你们可努力仿效他们，却不可企图让他们像你，因为生命不会倒行，也不会滞留于往昔。”

《先知》格调高雅，意境深邃，精言妙语，沁人心脾，是“纪伯伦风格”的生动典型。

《先知园》是《先知》的姐妹篇，诗人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的是生命的“深奥和崇高”。实际上讲的是生命不死。

他借“先知”之口特别谈到了“存在”：

什么是存在？存在就是变为“智者”，变为“强者”，存在就是“跟随着美”，存在就是让自己成为“向一切过客敞开的宝库”。

存在的目的即生命的意义。他激励人类要表现出对生命的自信：

“我们将存在，热爱着生命；

“我们将存在，梦想着宇宙；

“我们将存在，朝着太阳飞腾。”

在《先知园》中，纪伯伦把“爱”与“被爱”完全统一起来了，把“给予”和“接受”完全统一起来了：“我教给你们的其实不是给予，而是接受；不是拒绝，而是履行（成人之美）。 ”

诗人在《先知园》中以最乐观的态度谈到“死亡”，他宣

告：“我将超越死亡，继续生存，并将在你们的耳畔歌唱。”他说：“上帝不会允许我隐遁于人类，也不会让我的言语隐埋于人类心灵的深渊。”他的豪言和承诺，通过他不朽的诗篇得到了兑现和确证。

《疯人》是纪伯伦第一次用英文发表的散文诗集，也是让他在英语世界声名鹊起的第一部作品。这个集子由三十五篇短小精悍的寓言或哲理故事构成，起点题作用的则是首篇《我怎样变为疯人》。该篇以反讽的语气，描写“我”的“七个面具”被盗，再也没有面具掩饰自己，只好赤裸着脸面对世界，但这却使“我”第一次“沐浴了阳光”，从此不再需要面具了。当他出现在街市上时，人们纷纷嘲笑这个没有面具的人，有的甚至视之为怪物，惶恐得东躲西藏，大声惊呼“这是个疯子！”

在充满虚伪和谎言的社会里，不戴“面具”简直难以生存。谁要保持真我，丢掉防人或骗人的面具，谁就会被视做“异己”，成为“非我族类”，甚至被称为“疯子”。一个原本正常的人，反倒变成“不正常”，受到孤立和排挤，打入“另册”，甚至可能真的被逼疯，酿成彻底的悲剧。

纪伯伦笔下的“疯人”，具有普遍的典型的意义。在纪伯伦那里，所谓的“疯狂”，是十足的“清醒”；所谓的“疯人”，是极有理性和真知灼见的先知先觉者、敢说敢为者。把这样的人说成是“不正常”，正说明社会的不正常。纪伯伦期望人们抛开一切面具，“赤裸”地站在真理的阳光下，敢于呐喊，敢于反抗。

这样一个典型出现在纪伯伦笔下，并不是偶然的，他本人就曾经被斥为疯狂，因为他的反叛小说和犀利诗文刺痛了传统保守势力的神经。在他的象征主义小说《掘墓人》中，他曾借助一个“疯狂之神”之口，嘲笑奴性十足、不与风暴同行的“活尸”，抨击“祖祖辈辈编排好的陈词滥调”，要求诗人去做“掘墓人”，埋葬那“出生之日已经死去的活尸”。

《疯人》的出版，在美国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纪伯伦常常被邀去朗诵其中的寓言和诗歌，他成了一些诗歌学会和文学沙龙的常客。纪伯伦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感到自己身上增加了更多压力，肩上承担了更大的使命。此后他的英语之路越走越宽广，佳作源源不断涌出。

《行列》是纪伯伦依照阿拉伯诗律写出的一首韵诗，也是他惟一的一首长诗，发表于《疯人》出版的次年。

纪伯伦本人很看重这首长诗。《疯人》发表后，有人说那个“疯人”就是纪伯伦自己。这种说法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纪伯伦却对此有所保留。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这样表示：

“如果一定要通过我写的东西来了解真实的我，那你不妨通过《行列》中的森林青年，而不是疯人，来达到这个目的。……我的灵魂与其说接近‘疯人’和他的呐喊，倒不如说更接近于这个‘森林青年’和他管笛吹奏的乐曲。”

“行列”，是纪伯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意象，象征人类向前行进的大军，生命的洪流。“森林”也是他作品中常常出现

的意象，是与丑陋的现实社会完全对立的理想社会。

尽管作者以带有动感的“行列”作为这首长诗的题目，但全诗的背景却是祥和宁静的森林。

整首诗是两位主人公围绕人类社会现实展开的对话。一位是充满朝气、理想和浪漫的森林青年，另一位是饱经风霜、看透世事、充满无奈的成年人或老者。二人各抒己见，每当老者说出世界的某种真相，青年就谈起“森林”的另一番景象。老者并不像一些人想当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纯粹抱残守缺的人或传统卫道士。他在披露社会丑陋和不公时，态度颇客观，也能说出一些颇有见地的话，如“杀死肉体者因其所为而被杀，杀死灵魂者人们却视而不见”，“鸟雀胆怯，飞行时多存恐惧，雄鹰无畏，临死时仍傲视长空”，“爱情的行列若被肉体引向床榻，如此目的之爱情就是走向自杀”，等等。但总的来说他是消极的，缺少改变现实的勇气和力量，只好无奈地充当一个倾诉和抱怨的角色。

老者感叹：人们多数是被时运支配的“机器”，是听命“牧主”号令的“群羊”；生命是一场空梦，人生充满忧愁；人们寻欢作乐，只是为了麻醉自己；人们的宗教情怀受着利益的驱使，信仰成了一笔“交易”；意志决定一切，强权即是真理；有知识的人被昏睡者嘲讽，有梦想的人受到歧视；争取自由的人到头来成了囚徒，求取荣誉的人显出幼稚；爱情成为形式，大多如野草无花无果……这些情况在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

所以森林青年并不针锋相对，进行反驳，他在老者说完一段话后，紧接着又把视线转向“森林”，最后，总是亲切地说道：“给我一支芦笛，请你歌唱。笛声悠悠，恒久绵长”

青年所歌颂的森林，既没有“牧者”，也没有“群羊”；既没有忧愁，也没有烦恼；既没有宗教，也没有“背叛”；既没有所谓的正义，也没有刑律；既没有强权，也没有弱者；既没有所谓自由人，也没有奴隶；既没有死亡，也没有坟墓……

这无疑近似于“桃花源”和“乌托邦”！但这正是诗人的理想王国。

也许诗人自己也意识到这种纯浪漫的幻想离现实太远，所以在诗的结尾处表示：但愿我的诗对这个世界多少有些助益，这只是我心中期盼的时光。

《大地之神》是一篇颇为“古典”的诗剧，这里出现的不是“天神”，而是“地神”。共有三位神祇出场，彼此谈论着对人类看法。“第一位神”对人类失去信心，完全厌倦了自己的工作，认为一切都是“徒劳而虚幻”，准备放弃自己的职责，走向“无为”，步入“空虚”。

“第二位神”则对人类抱有希望，他要把人类的灵魂提升到苍穹之上，因为人类如果不向着“神性”升腾，依然故我，那么“人类的一切将毫无价值、他劝“耽于梦幻的高傲的兄弟”，“脱去忧思的外衣”，唤回漂游于空中的“神心”：

“假如人类的心被尘土阻塞而变聋，谁的心能回应我们的

声音？”

“假如人类的眼被黑夜蒙蔽而变盲，谁能看到我们的光辉？”

显然，在这设问中便有着答案。

诗剧的“第三位神”，似乎不喜欢泛泛的谈论，他更关注人类的现实。他看到男女青年充满激情欢歌曼舞，“男人女人，火焰映照火焰”，“灵魂对着灵魂”，感到由衷地高兴，他对他的兄弟们说：“爱超越了我们的质疑，它高翔于我们的歌之上”，“爱会长存”，应该让爱“去支配即将到来的日子”。他努力将两位“神聊”者的视线引向人间这美丽的风景，让他们也受到鼓励和鼓舞，从而对人类和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

如果理解不错的话，这大地上的“神祇”，实际上就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所谓“神性的人”。诗人似乎是在告诫他们，不对人类丧失信心，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责任和努力，尽管人类有时会让它们失望，但它们不能厌倦，而应“选择最艰难的道路，撒播种子，把人类从冥冥中提升”。

《珍趣篇》是一部诗文合集。主要由散文诗和韵诗组成。选入这个集子中的散文诗，有的是抒发个人情感和内心“秘密”的，有的则是针对社会现实的。

《我的心重负着累累果实》写出了“丰富”的痛苦：“丰产的痛苦比不孕的痛苦更甚！无人求取的痛苦，要比无人施舍的穷人的失望更为可怕！”这种精神富有而无人索取的沉痛，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到的。《我的心灵告诫我》是纪伯伦

的一篇“认识论”，是他人生最深切的体验，如何去“看”，如何去“听”，如何去“说”：

“我的心灵告诫我，它教我不要因一个赞颂而得意，不要因一个责备而忧伤……我已明白，树木春天开花夏天结果并不期盼赞扬，秋天落叶冬天凋零并不害怕责难。”

“我的心灵告诫我，它教我：我手擎的明灯并不专属于我，我唱的歌也不是我的材料谱成。如果说我带着光明行走，那我并不就是光明；如果说我是一把上好弦的琴，那我并不是弹奏者。”

全篇共十三条“告诫”，娓娓道来，既说出了诗人心灵成长走向成熟的过程，也给读者带来“自省才能自明”的启悟。

纪伯伦的散文诗中有相当一批是纵论天下、干预现实的，《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就具有典型性。本篇以对比和排比的手法，揭示两种爱国主义的不同内涵和本质，笔力雄健，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动人心魄，可谓上乘之作。

在他其他散文诗集如《泪与笑》，特别是《暴风集》中，也有很多类似的篇章，其中有批评“奴性”的、抨击“夸夸其谈”的、探讨讳疾忌医的“东方病人”和只开“麻醉剂”的“东方医生”关系的，等等，都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令读者读了之后总会不由得联系到今天的现实。

纪伯伦的社会性散文，被认为受到了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响，居高临下，挥斥方遒，对人类、对同胞表现

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心态，但始终寄托着巨大的爱与温情。

《珍趣篇》中有十四首韵诗，全部选入。它们短小精悍，主题鲜明，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阿拉伯现代诗歌的风采。

《我的沉默是歌唱》中的《自立朦胧中的祖国》中的思念，《大海》中的深沉，《夜之歌》中的欢快，《致敌对者》中的愤怒，《名望》中的伤感，相信每首诗都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沙与沫》及《情与思》、《岸边一捧沙》等，都是由格言警句或短诗组成，是纪伯伦思想之树、生命之树上散落下来的零星果实，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珍珠，晶莹剔透，色彩斑斓。所有这些锦言妙语，都是纪伯伦思想和艺术主张的浓缩和结晶，可以说是进入他艺术殿堂的指南或捷径。

三

纪伯伦是“爱与美”的诗人，纪伯伦的诗是生命的赞歌。

纪伯伦的爱是大爱，是真爱，是对全人类的爱，也就是对生命的爱。“爱是生命之手写在光明册页上的一个光明的词”，“爱是伴随我们存在的一种力量”，爱有超越时空的能力。

纪伯伦是美的歌颂者、崇拜者，他要人们把美当成“神祇”来崇拜，美就是他的宗教。他认为美之中才有真理，才有光明。美是“神性”的赋予者，美就是生命。

可以把纪伯伦充满爱与美芬芳的诗品当做镜子，当我们